第91章 “机魂”？

于生发现自己一开始的判断有点失误。

虽然艾琳确实不占地方，但上车之后该挤还是会挤的——跟人没关系，跟车关系很大。

这就尤为显得徐佳丽能把自己塞进方向盘后面是一件十分神奇的事情。

这么个身高将近两米的壮汉怎么会选了这么一辆车！

于生跟胡狸俩人窝在后座上（副驾驶堆了俩大纸箱子，没地方坐人），听着发动机在车头哆哆嗦嗦地开始转，等车子终于开出街区之后他也实在忍不住了，开口跟驾驶座上的徐佳丽问道：“你这是下班之后的副业啊？”

“对啊，”徐佳丽乐呵呵地说着，“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出差的时候我下了班就喜欢开车在城里到处转转，就顺便赚点零花。”

于生表情怪异，他看了一眼这哆哆嗦嗦的小车，看了看窝在前座的壮汉，心说这还是特勤局资深深潜员，下了班竟然也开网约车挣外快——而且还是这么一辆保不齐年龄跟自己都差不多的老车，合着特勤局的员工平常生活水平这么水深火热？

他怎么想怎么觉得不对劲，但又不好意思开口询问，在心里憋得老难受了。

不过幸好，现场有一个脸皮比较厚的——在熟人面前，小人偶可就不用继续“伪装”了。

艾琳眼睛一轮，恢复了高光，从胡狸怀里蹭到后座中间，探着头问道：“你这车也够‘个性’的啊——你们特勤局平常不发工资的吗？”

“那不是，”徐佳丽笑着摇了摇头，“我是跟这车有感情了，这是我上班之后买的第一辆车，虽然入手的时候就已经是辆旧车，但这么多年开的都是它，让我换那是真舍不得。”

但从徐佳丽的语气上，他判断出对方好像把这当成了某种常识来讲——至少，是特勤局这个系统内所知的“常识”。

所以他只好把自己的惊愕使劲藏了起来，取而代之的则是有点微妙的感叹：“……你这……挺厉害的。”

“是吧，所以现在局里不少人也跟我学呢，旧车旧手机什么的都不舍得换，就愣用，就盼着能跟我一样把老物件盘出机魂来。”

于生：“……”

神TM机魂是盘出来的！合着在这个世界串盘久了出包浆，车盘久了长机魂是吧?

正在专心开车的徐佳丽却没有注意到后座于生脸上微妙的表情变化，他只是在安静了片刻之后便貌似随意地问了一句：“你们这么晚了还出门，我看这个地址好像也没有步行街和商场之类的……逛夜市去啊？”

一边说着，他一边从后视镜看了坐在于生和胡狸中间的小人偶一眼：“而且这位人偶小姐也跟着——她出门的方式倒是挺有创意。”

于生刚要说话，艾琳已经先一步开口了：“我们出门干活！”

然后她才后知后觉地转头看了于生一眼：“……可以往外说吧？”

于生很无所谓：“说呗，又不是什么秘密行动，而且对面还是官方的。”

“干活？”徐佳丽则一瞬间反应过来，短暂安静之后，他的语气认真起来，“需要帮忙吗？”

“不必了，”于生摆摆手，“不是什么大项目。”

徐佳丽嗯了一声，但过了几秒钟还是忍不住又问了一句：“合法吧？别怪我多这一句啊……”

“小红帽给介绍的。”

“那应该没问题，‘童话’组织信誉优良，一向很守规矩，”徐佳丽这才放下心来，不过还是多叮嘱了两句，“我知道你们成立

口音很重，恸哭者雕像被他们扔对面走廊里了……好悬差点就忘了。”

小红帽一脸懵：“……啊？”

路灯昏暗的街道上，徐佳丽目视着两个人影（艾琳个子太小被胡狸挡住了）渐行渐远，过了好一会，他才轻轻呼了口气，松开方向盘，向后靠在对他而言略显局促的座椅上。

车子自行发动，慢悠悠地挪到了路边不碍事的地方，随后发动机轻柔地低鸣着，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

徐佳丽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一眼仪表盘，嘴角带着一丝笑意：“老伙计，吓坏了吧？”

发动机哼哼了两声。

徐佳丽伸了个对当前驾驶空间而言非常极限的懒腰，伸手按在方向盘上。

“啥也别说了，今天辛苦了，九十七号加满。”

……

于生回头望了一眼。

远处有隐隐约约的灯光在移动，转向并消失在道路的另一侧。

艾琳的声音传入他的脑海：“你觉得是凑巧么？”

“无所谓。”于生摆了摆手。

“无所谓？”

“反正打谁的车不是打——就看回头会不会看到李林也‘凑巧’在咱们家附近开网约车了，但愿他的车能大点，”于生乐呵呵地说着，“等多遇见几次我干脆就不用给车费了，反正他们局里肯定给报销。”

“……你这心态够洒脱的。”艾琳由衷感慨了一句。

于生也没说什么，只是伸手按了按艾琳的头发，便抬头望向远处。

在一盏略显昏暗的路灯下，身穿暗红色外套的娇小少女正在灯光中静静地站着，看起来已经等了好一会了。

下，然后出门报告让特勤局派收尸人过来处理拉倒，很少有人像你这样上心……甚至还跟死者说话的。”

她这说完，一旁的胡狸便轻轻皱了皱眉头：“那这是不是有点冷漠了？”

小红帽叹了口气：“毕竟在异域里，很多时候‘尸体’本身也会变成危险因素，遇害者的遗体变成下一个加害者的情况屡见不鲜。”

于生见状摆了摆手：“没办法，毕竟我是新手，我不懂这个的。”

说话间，他的指尖不经意地擦过了那平台边缘。

他触碰到了那些几乎已经干涸的血液。

周围刹那间安静下来。

一切都在瞬间发生，于生一开始都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他看到小红帽、艾琳和胡狸突然都静止在原地，紧接着，大厅中的一切都飞快地褪去了色彩并变得昏暗压抑下来，一种单调的黑白灰覆盖了整个展厅，而在这骤然静止又安静下来的世界中，他呆滞了两三秒，便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轻微的嘎吱声。

听上去像是僵硬的关节勉强扭动的动静——在如此安静的背景下，这突兀的声音甚至显得有些刺耳。

于生慢慢转过脖子。

展台上那个被铁荆棘缠绕、放血而死的尸体也慢慢转过脖子。

一个渐渐惊悚，一个满脸血污。

“卧——”于生下意识惊呼出口，但他刚惊呼了半声就硬生生停了下来，因为他听到眼前这具尸体开口了。

“杀死我的……”那尸体的嘴唇张合着，发出嘶哑艰难的声音，“杀死我的，是……是……”

于生虽然还搞不清楚眼前这是什么情况，但一听这顿时都快急死了：“你先说重点啊！别讲究语法了！”

深度，简单理解，指的便是异域相对现实世界的“偏离程度”，以现实世界为零级，深度从零到五逐级递加，L-1的异域可能只是一个看起来有点古怪的地方，普通人甚至都可能误打误撞地走出去，而L-5级别的异域，除极罕见且无法复现的幸存记录外，可以说根本没有生还可能，甚至就连L-5级异域究竟是否真的有“出口”，专家们都不敢确定。

通常来讲，一个异域的深度是相对稳定的，但会随着时间或某些特定条件的影响而发生小范围的浮动，在异域深度较浅时进行探索是稳妥之举，而异域深度突然变化则是许多灵界侦探和调查员丧命的主要原因。

危险度则是衡量异域威胁的另一个重要“参数”，在大部分情况下，危险度和异域的深度是呈正比的，越“浅”的异域越安全，越“深”的越危险，但这并非完全确定，有一些浅层异域所生成的诡异实体会格外恐怖，也有一些L-3级别的异域（通常认为这个深度已经属于高危异域）里甚至会有稳定的安全区存在。

正是由于这些例外的存在，“危险度”和“深度”便成为了两个独立的参数。

与此同时，危险度也不止用来衡量异域，也可以单独用来衡量“实体”的危险程度。

一行人向着老剧院的入口走去。

“说实话，要按规矩，我是不应该带着像你这样的‘新人’去博物馆这种L-2级异域的，刚入行的灵界侦探和调查员通常都是从L-1级开始，毕竟浅层的异域更稳定，而且撤离也更容易，”小红帽一边走一边说道，“但你们也不能算普通的‘新手’——毕竟连夜幕山谷都能搞定，除了经验和知识不足之外，你们的实力早就超标了。”

“问题不大，反正都是长见识，”于生不太在意地说着，同时又有些好奇地看着走在旁边的少女，“话说我突然感觉……你好像挺习惯照顾人的？”

的人呐——跑进来偷东西我能理解，毕竟咱们本质上也是来偷东西的，但偷完东西之后还搞这么一出，图什么呢？”

“邪异的宗教仪式，献祭应该才是主要目的，取走‘恸哭者’雕像反而可能只是顺手，”小红帽摇了摇头，“做这种事的通常都是某些邪教徒或极端分子，他们期望能用向异域献祭的方式获得强大的力量、启迪、赐福，或者得到某些诡异存在的‘关注’，而从这个‘献祭者’已经能够产生的强大精神污染看，进行这次‘献祭’的人……是个‘专家’。”

“还有这种人？！”于生顿时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异域这种邪门玩意儿还有人‘追随’的？”

“他们追随的不是异域，而是力量和一些更高维度的东西，异域只是他们最方便找到的通往超凡的途径——这种人当然有，而且还不少，”小红帽叹了口气，向于生这个啥都不懂的新人揭示着这个世界的另一面真相，“崇圣隐修会，黑点集团，天使教徒，还有那些在异域中游荡，已经不知道还能不能算是人类的‘皈依者集会’，都可能做这种事情。”

她说到这顿了顿，神色变得有些复杂：“异域……很多人深受其害，这东西交界地有，交界地之外的世界也有，我们可以救出许多人，但更有许多人来不及被拯救，便落入了……‘另一面’的世界，再也回不来了。

“那些没有得救却又没有死去的，要么疯了，要么被我提到的那些团体带走，要么彻底变成人类之外的东西，异域中的各种影响对人类的心智改变是巨大的，被力量引诱，被幻觉蛊惑，被虚假的记忆控制，这都是常有的事情。

“其实想想你也该知道，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异域和危险实体，跟它们接触多了，不可能人人都永远心志坚定恪守人性，总有路走歪了的人出现，只不过……”

“只不过？”于生正在认真听着这些新的知识，听到对方突然停下，下意识开口问道。

“这是特勤局放置的，我们管这个叫‘节点’，全称是‘恒定型节点发生器’，”小红帽指着那个金属四棱柱，“它释放出的低频认知干扰能够影响到普通人，让他们远离交界地中那些已被探明的危险地点，其实效果很微弱，但对付那些没有产生灵性觉醒的一般人也够用了。”

“……这城里有很多这东西吗？”于生惊奇地看着那个被称作“节点”的装置，“我从来没发现过……”

小红帽看了于生一眼，本来下意识就想说“因为你以前是普通人，所以压根不会靠近这东西”，结果还没出口就硬生生把话咽了回去。

因为她觉得哪怕是旁边那个狐狸都比于生的含人量高……

“这东西效果咋样？真能把普通人都拦住吗？”于生又好奇地问了一句。

“效果不错，但再好的安全措施拦截率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你就是用钢筋水泥把这地方封了，也有拿着液压钳和冲击钻去作死的，”小红帽叹了口气，“总有头铁的和天赋异禀的会顶着头晕眼花和腿肚子转筋的本能坚决要去‘探险’，或者干脆就是倒霉，天生灵感高不受节点影响，所以时常会有掉进异域里的倒霉蛋等着我们去救——他们最后要么变成了灵界侦探和调查员的报酬，要么变成了特勤局内部通告的沉痛案例，而少部分情况下……他们会在哭天喊地和精神治疗之后成为新的侦探、调查员或者特勤局干员。”

“怎么不干脆把这地方拆了呢？”一旁的胡狸忽然问道。

“拆？那乐子可就大了，”小红帽知道胡狸在这方面缺乏常识，所以只是无奈地摊了摊手，“你拆掉的只是一个已被探明的‘入口’，异域本身可不在现实维度，你把它已知可控的入口给拆了，那它下次开在哪可就没人知道了。”

听着小红帽的讲解，于生心有感慨，作死这事儿果然是人类的本能，真是拦都拦不住的……

并不是感觉到了什么恶意，也不是对于生本人产生了什么恐惧，她说不上来那是怎么回事，只觉得自己就好像正在面对着某种炽烈的，纯粹的，无恶意却又远超人类理解的东西——那仅仅是一份好奇心吗？

她有些迟疑，虽然她平常确实不会对别人提起组织的秘密，但此刻的迟疑中显然混杂了别的情绪。

不过在于生的注视中，她的迟疑最终还是让步了。

她慢慢点了点头：“如果你真的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但这是个很长的故事。”

“那行，那就等回头有时间了，”于生很痛快地点了点头，心情也变得很好，“现在这局面确实不适合听故事……毕竟还有这么个烂摊子等着收拾呢。”

他抬起头，看向那个被献祭的牺牲者。

刚才那短暂而惊险的混乱在展厅中造成了不小的破坏，附近的地面和墙壁上随处可见被砸出来的大坑或被狐火炙烤过的焦痕，但由于事情及时得到解决，并未波及到大厅中央的展台。

只是有两个“保安”被胡狸头槌引发的冲击波震翻在地，但银白的狐尾仍然牢牢地覆盖着塑料假人的头颅，这些严格遵循规则行动的“实体”竟然就这么一动不动地在地上倒着，看上去诡异中透露着一丝滑稽。

“……这会是‘保安’干的吗？”于生看着那个死去的牺牲者，好奇地问小红帽。

“不，”小红帽立刻摇了摇头，在注射了额外的理智阻断剂之后，她终于能观察那邪异的献祭了，只是每次视线转过去的时候脑袋里会有一些轻微的噪声，“‘保安’只会简单地击杀博物馆中的违规者，不会做出这么复杂而且明显有象征意义的‘献祭’，这种事……更像是人干的。”

“所以真的有人在我们之前进入了博物馆，并且提前盗走了原本放在这里的‘恸哭者’，还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当成祭品摆放在

然而小红帽却仿佛早已见过无数次，只是一脸平静地等在一旁。

几秒钟后，旧式打票机的吱嘎声停了下来，三张连着的入场票落在窗口内。

小红帽愣了一下，没有伸手拿票，而是又敲了敲售票口的玻璃：“等等，要四张票！四人入场！”

然而售票窗口内毫无动静，又过了两三秒，就在小红帽准备再次敲打玻璃的时候，隔间里的灯光直接闪烁了几下，随后又归于黑暗。

只留下三张红色的纸质入场票安安静静地躺在落满尘埃的窗口中。

于生错愕地看着这一幕，数了数现场的人数，有些困惑地看向小红帽：“……这是什么情况？”

“不知道，以前没出过这种问题，”小红帽的语气有些迟疑，她伸手拿过了票据，目光扫过于生、胡狸和艾琳，“‘博物馆’的入口具备交流特征，在太阳落山之后的每个整点及半点，它能够准确识别并回应符合条件的入场请求，从来没有过这种‘故意出错’的情况。”

于生皱着眉头，目光在包括自己在内的四人之间扫了两圈，随后忽然一怔，视线便落在了艾琳身上。

小人偶扭着身子：“……干嘛？”

于生语气有些犹豫：“……一米以下儿童免票？”

艾琳呆了一下，忽然反应过来，整个人就要蹦起来咬人：“你才儿童！你全家儿童！你一辈子儿童！你这话对一个成熟的淑女有多大伤害你知道不！”

于生一边手脚并用地压制着艾琳的扑腾乱蹦一边抬头看向小红帽：“你觉得我这猜测合理不？”

小红帽这时候还愣着呢，她当灵界侦探这么多年，见识过的邪门玩意儿其实不少，但这种邪门方式的还真是第一次碰到，愣了半

子，同时高声对胡狸喊了一句，“傻狐狸！别撞了！这玩意儿可能弄不死！”

但就在艾琳话音刚落的一瞬，那巨大的人形之狼却猛地静滞下来，保持着一个准备扑向于生的姿势僵硬在半空。

狼嚎声此起彼伏，那些此前随着小红帽陷入呆滞而一同静止下来的“狼群”忽然纷纷回复了活动能力，它们嚎叫着，凶猛地扑向了那个僵硬在半空的巨大狼影，在于生、艾琳和胡狸惊愕的目光中，这些和巨狼比起来如同小狗般“娇小”的狼崽子们啃咬着，撕扯着，几乎瞬间便把那个能硬抗胡狸一发头槌的怪物给撕成了碎片。

漆黑的碎片纷纷扬扬地落在地上，重新凝聚成浓重如墨的影子，一点点回到小红帽身后。

于生注意到后者的眼睛中渐渐褪去了血色，一丝理智回到少女眼中，片刻后，她眨了眨眼，完全清醒过来。

“你没事吧？”“你没事吧？”

于生跟小红帽几乎同时向对方喊道。

然后俩人一块安静下来，白色展厅中短暂萦绕着低沉的气氛。

“刚才怎么回事？”于生第一个打破了沉默，他一脸严肃地看着眼前的红衣少女，“那个半人半狼的东西是从你的影子里钻出来的。”

艾琳默默来到了于生身旁，小人偶脸上表情隐隐带着些戒备。

一旁的胡狸也差不多。

“……那是在追杀我的‘狼’，是‘童话’带给我的诅咒，”小红帽低着脑袋，控制着自己的目光不去看展厅中央那邪异的献祭场面，“那边那个，代替了‘恸哭者’雕像被献祭在展厅中的人，带着强烈的精神污染，我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导致那只‘恶狼’短暂来到了现实世界。抱歉，还害你受伤了。”

于生扭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肩膀，倒是流了不少血出来，但他能感觉到伤口已经开始愈合。

多看不见的观众，在和他一起走在这条昏暗的走廊中，前往那即将开演的剧场。

但又过了一会，那些脚步声又都消失了。

一扇门出现在于生的视野中，门打开了一半，里面灯火通明，可以看到有一排排整齐排列的座椅，以及座椅尽头的舞台。

小红帽扬了扬手中的纸质入场票：“把票举到半空，像我这样，如果入场的时候听到呵斥声就立刻停下，我们一起原路返回入口——那意味着入场失败了，强行进入会导致‘博物馆’中生成实体‘保安’，很危险。”

于生立刻提高警惕，和胡狸一起学着小红帽那样举起手中入场票，仿佛是要展示给门口某个看不见的工作人员，而后慢慢走过了那扇半开的大门。

他没有听到呵斥声，艾琳也没有听到。

他们走入剧场，从后方穿过一排排落满灰尘的红色座椅，一直走到观众席的尽头，在距离舞台最近的位置上坐了下来。

“这衣服回去得洗洗，”于生小声跟艾琳嘀咕道，“这椅子上也太脏了——早知道来的时候该带几张旧报纸的。”

一旁的小红帽听到了他的嘀咕，顿时投来有些诧异的目光。

她还是不太能适应于生这种虽然从实际出发，但放在“异域行动”上就显得格外怪异的思路。

而就在这时，从剧场外传来了急促的铃声。

观众席上的灯光随着铃声响起迅速变暗下来，舞台上方的聚光灯则随着继电器的响声砰砰点亮，一道道明亮的光束指向舞台，下一秒，于生便听到了掌声——

密集的掌声，口哨声，欢呼声，各种各样的声音从空荡荡的观众席上骤然响起，如一股突然出现的浪潮，从四面八方向他涌来。

他在掌声中环视四周，感觉到聚光灯的热量炙烤着头顶。

胡狸、艾琳和小红帽站在他附近，和他一起站在舞台中央。

而后，她听到了于生的低声惊呼：“……卧槽。”

小红帽瞬间回头，顺着于生的目光看向展厅中央。

那原本应该是放着“恸哭者”雕像的地方。

然而现在那平台上却没有了雕像，只有一具怪异惊悚的尸体——一个男人，被遍布尖刺的铁荆棘死死缠绕着绑在台上，被捆绑成了双手掩面、跪伏恸哭的姿态。

那姿态就和资料上提起的“恸哭者”雕像的姿势一模一样。

受害者血已流尽，看起来死去已久，周围没有凶手的身影，只有刺鼻的血腥气充斥着整个展厅。

于生感觉心脏都抽了几下——他对“死亡”倒是并不陌生，毕竟自己暴毙而亡都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但这还是他头一次以第三方视角，直面如此惨烈的景象，而且这一幕景象本身还在其次，更令他感觉到冲击的……

是这一幕中带有浓烈的献祭般的邪异气氛。

被铁荆棘束缚放血而死的牺牲者，刻意还原“恸哭者”雕塑而固定出来的献祭姿态，从高台上流下的鲜血，污染的白色展厅，以及那些环绕在牺牲品周围的，静静站立的塑料假人。

这是和实体-饥饿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恐怖”。

“小红帽，你知道这……”

于生下意识回头，想要询问现场唯一一个“有经验者”是否能看懂这一幕是怎么个情况，却突然发现红衣少女的情况似乎有些不对劲。

她死死盯着那高台上的献祭者，眼睛不知何时已经变得和她那些影狼一样血红，一种低沉的呜呜声从她喉咙里传来，又有细小的绒毛，正在从她的脸颊和手背上钻出。

下一秒，于生便看到小红帽身后的影子骤然拉伸，成长，一头巨大的猛兽从那影子中钻了出来——那猛兽直立着，像是披着狼皮的人，又像是吞噬了人类之后，拥有了人类骨骼与轮廓的狼，这人

“一个外地来的艺术家，在交界地外面挺有名，死在博物馆里了——为了追求艺术，”小红帽语气中带着一丝感慨，“如果一会咱们‘走运’的话，说不定会在某个天蓝色房间看到一幅被称作‘田野’的油画，上面有艾莫拉比的签名，那就是这位艺术家变成博物馆的藏品之后‘创作’出来的。”

“变成博物馆的‘藏品’之后还能进行‘创作’？”

“反正专家们是这么总结的，这座博物馆里偶尔会多出一些东西，它们与那些消失在此处的牺牲者会存在一定联系，有时候是牺牲者本人的画像或雕塑，有时候却是带着牺牲者签名的艺术作品，比较公认的看法是，这就是‘博物馆’的‘收藏’和‘创作’机制——不过不用太担心，这里的危险度只有二级，只要遵守规则，不直接跟‘保安’对抗，不进入危险房间，博物馆本身是不会主动杀人的，还算和平。”

第94章 “保安”

于生突然对交界地这些灵界侦探和调查员世界观里的“和平”有了全新的理解。

这种邪门诡异的地方竟然还能用“和平”来形容啊?

但他稍微联想了一下之前的那座山谷，突然觉得小红帽这说法似乎也没什么错——“博物馆”虽然诡异了点，但好歹也只是诡异，它有一套可以让人安全活动的规则，只要遵守规则就不会出什么问题，然而那座山谷中却有一个无论你怎么遵守规则都一定会将人追杀至死的实体，并且致命危险遍布整座异域，从致命角度讲，显然后者更加环境险恶。

危险度二级和危险度三级之间一条最重要的判断标准，就是“环境内的致命因素是否可以通过遵守规则来规避”，三级及以上危险度的异域和实体，其致命性是无条件生效的。

“我们要找的东西，是一座名叫‘恸哭者’的雕像，它是一座小型雕像，具体尺寸会在十五到二十五厘米之间变化，”小红帽一

“这是她平常屯的，”艾琳一脸过来人地扯着身子拍了拍小红帽的胳膊，“她平常饭量很大，就是用来屯尾巴了。”

小红帽继续一脸问号：“……？”

每个字她都认识，这怎么连起来就形成了如此小众的句子——自己刚才听到的那是人话吗？！

这时候胡狸还指着地上的尾巴跟她介绍呢：“这一根，需要二十个鸡腿，这一根，需要十个……”

小红帽表情呆滞，也不知道自己的脑子是怎么跟上的（也可能压根没跟上）：“因为第二根半价？”

“因为这个只能加速到亚音速，是亚音速巡航尾巴，”胡狸一脸奇怪地看了小红帽一眼，“物质和能量成正比，你有没有常识？”

小红帽动了要不要再给自己补一针理智阻断剂的念头。

而这时候“很有常识”的狐狸姑娘已经整整齐齐地排列好了所有待用的尾巴——毛茸茸的狐尾以一种看似放在地面实则是贴地悬浮的姿态飘在地表几厘米的高度，每一条狐尾后方都逸散着星星点点的妖异狐火，它们发出轻微的震颤声，就像……加注完燃料之后准备发射的火箭弹。

脑海中冒出这么个联想的一瞬间，小红帽就觉得自己这辈子算是完了，自己多半已经受到了旅社三人组的影响，脑子都开始不正常了。

跟实体打交道真危险——哪怕是于生这样看着人畜无害的也一样。

与此同时，胡狸轻轻抬起了手。

环绕着妖异狐火的银白狐尾缓缓升上了半空。

这些被“炼化”而成的宝物原本可以以亚音速甚至超音速飞行，但现在却在妖狐的精心控制下，以一种极富灵性的缓慢谨慎姿态，在博物馆走廊中缓缓飞行着。

小红帽顿了顿，转过头：“我再告诉你另一个情报：剧院这个‘入口’连接的异域其实不只有博物馆一个。”

于生挑了挑眉毛：“不只有博物馆？”

“太阳落山期间属于夜场演出，剧院的舞台会通往‘博物馆之夜’，而在白天，另一个售票窗口会开放，日场演出的舞台会通往‘庄园悬案’，那是个更危险的地方，其内部有一个会主动猎杀‘参演者’的‘0号嫌疑人’，而且实力非常强。”

“跟‘饥饿’比呢？”

“……肯定是比不过被晦暗天使影响过的‘饥饿’，但那东西能力很诡异，具体有多危险……我也没遇见过。”

“哦。”

于生就这样一边跟着小红帽走在博物馆里，一边好奇地汲取着与异域有关的各种知识，艾琳安安静静地坐在他肩膀上，一路上罕见的没怎么开口，听得格外认真。

胡狸则一直在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四周，毛茸茸的大耳朵时不时敏锐地转向某个方向，仔细聆听着博物馆中的任何风吹草动。

“恩公，前面那幅画……有声音。”

她突然压低声音，拽了拽于生的衣角。

于生和小红帽立刻停下脚步。

隐隐约约的呼吸声从前方的一幅油画中传出。

那幅画中描绘着一头狮子，被一柄利剑刺穿额头，画面边缘还有一只戴着手甲的手，似乎前一秒刚刚用力将利剑掷出。

呼吸声便是从掷剑者的角度传来，而且随着于生等人注意到那幅画，这呼吸声也瞬间变得更加明显，更加清晰，就好像真的有一个人，正站在那幅画没有描绘出来的“画框外的位置”，在搏杀雄狮的战斗之后沉重地喘息着。

“绕开这里，沿着墙走。”小红帽立刻压低了声音，带着于生等人绕开了那件发出呼吸声的藏品。

“那你的狼群呢？”于生又问道，“能派你的狼去看看情况吗？”

小红帽犹豫了一下，摇了摇头。

“不行。”

“为什么？”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我的狼，就是我本人。”

第98章 献祭与污染

“我的狼，就是我本人。”

于生感觉小红帽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表情中似乎隐藏着一丝很复杂的感情，但他看不明白。

他只觉得，对方此刻身边的氛围有些低沉压抑——想来，“狼就是我本人”并不是什么好事情。

如果不是时机和气氛都不合适，他肯定要刨根问底一番，不过即便现在不问，于生也把这一丝对小红帽和她的狼群的好奇记在了心底，准备等之后与对方熟悉一些了，或者有别的机会了好好打听打听。

而现在，他的目光再次投向了走廊尽头的那间白色展厅。

现在，就连他都隐隐约约能闻到空气中一丝鲜血的味道了。

“保安”只会对入侵者本人产生反应，它们只有视觉，而没有听觉和嗅觉，这些守卫其实很呆板，完全遵照规则行动，存在很大漏洞……

于生的表情渐渐若有所思。

小红帽则压低声音再次开口：“怎么样，要先撤了吗？可以明天再……”

“不对，”艾琳忽然打断了她，“你看于生的表情。”

小红帽疑惑地扭头看了一眼：“他的表情怎么了？”

“他又有点子了。”艾琳一声叹息。

那是数个塑料假人，身上套着保安的制服，光滑的面孔上是僵硬诡异的五官，迈着生硬可笑的步伐，从大厅对面的通道摇摇晃晃地走进了大厅。

胡狸尾巴和耳朵上的绒毛“唰”一下子就立起来了。

“是‘保安’！”小红帽也瞬间低声惊呼，“怎么会突然生成保安……”

但下一秒她便冷静下来，一边谨慎地向于生靠拢一边压低声音：“别后退，别有可疑举动，保安虽然是攻击性实体，但遵循规则活动，我们进来之后没有违反过博物馆的‘管理秩序’，这些东西应该不会主动伤……”

她的话音未落，于生眼角的余光便看到位于走廊内的一个塑料假人忽然抬起了手——它做了个吹哨子的动作，下一秒，尖锐刺耳的哨声便响彻整个展厅！

所有的“保安”都一瞬间动了起来，以人类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凶狠，猛冲向展厅中的众人。

“卧槽——”

于生只惊呼了一声，便猛地往旁边一闪，刚一落地便飞起一脚猛地踹在其中一个塑料假人身上，结果竟踹出了铁石相击的一声巨响。

那个塑料假人被他拦腰踹断，于生自己的腿却也被巨大的反震力量震得生疼。

“这玩意儿巨硬！简直像是TM石头做的！”

于生忍不住大喊了一声，而几乎同一时间，又有密密麻麻的黑色细线从他肩膀上的小人偶手中蔓延而出，将另一个冲出通道的“保安”牢牢禁锢在半空。

胡狸凶狠地猛扑上去，直接徒手把那个被暂时禁锢的“保安”撕成了好几块，然后转身一尾巴将那塑料假人的脑袋都打飞出去。

但下一秒，四分五裂的塑料假人便在地上剧烈震颤起来，如积木般的肢体碎块快速蠕动着，又重新拼合成完整的“保安”，再次

于生的表情便严肃起来，在很长时间的认真权衡之后，他终于呼了口气，转向那扇门。

“先抵近观察一下情况，在不惊动那些实体的前提下，想办法看一眼白色展厅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能确定情况最好，实在不行咱们再撤，”于生说出了自己的决定，紧接着又向小红帽确认道，“那些‘保安’是只有在‘看到’咱们的时候才会行动吗？仅仅靠近会惊动它们吗？”

“只有在‘看到’的时候，”小红帽立刻回答道，“之前有调查人员确认过了，博物馆中的‘保安’只有视觉，没有听觉和嗅觉，而它们的视觉是头部前方大约一百二十度的扇形范围——所以严格来讲，这些危险的‘守卫’其实感知能力是很有限的，但另一方面，只要是在这一百二十度的扇形视野内，它们就绝不会走神或忽略掉任何入侵者的身影，考虑到博物馆中大部分展厅都很空旷，只要数个‘保安’以一定角度站在房间里，那么整个房间都不会有能够藏身的‘安全角’。”

听着小红帽的讲解，于生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随后他便带着队伍离开了这处展厅，向着自己感知中那处“不太对劲”的地点谨慎靠拢。

一行人很快便穿过了又一条跟之前所见的几乎没什么区别的“重复走廊”，并看到了走廊尽头的一个出口。

在离出口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于生便停下了脚步。

“是白色的房间。”

艾琳眼尖，一眼就看到了那扇半掩着的门对面的些许光景。

而于生则真真切切地感知到了走廊尽头那些“保安”的气息，甚至已经看到了那扇门边缘露出来的、一小截暗蓝色的保安制服。

情况正如他预料的那样，“实体”是以白色展厅为源头产生的，而且到现在那间展厅里的实体还没有丝毫消退的迹象。

一旁的小红帽则突然皱了皱眉头，鼻子轻轻抽动了两下。

“血。”她低声说道，表情变得格外严肃。

能暂时阻止博物馆派出更多的保安——它们只有在刚生成的时候会主动移动寻找入侵者，一旦入侵者从它们的视野中消失，它们就会静止下来，反过来只要它们还能看见你，就会不断有更多的实体在你周围出现！”

于生闻言立刻抬头，看向展厅中除了那条通道之外唯一一扇通往外面的大门。

然而那扇门也已经被塑料假人占据，整个展厅里既没有视线死角，也没有突围出去的缺口。

不能继续在这里纠缠了。

“先撤！撤到一个没有‘保安’的地方！”于生迅速思考了一下，高声对其他人喊道，紧接着便飞快地跑向小红帽和狼群的方向，“都向我靠拢——胡狸，清出一块地方！暂时堵住那条通道！”

胡狸立刻答应了一声，随后“嗡”的一声，狐尾骤然绽开。

大片大片妖异而危险的狐火在她的尾巴周围熊熊燃烧，火焰如环般扩散，将数个靠近的塑料假人烤得迅速变形，而后妖狐少女又猛然一转身——两条银白色的尾巴骤然爆发出强烈的推进闪光，脱离了妖狐的身体，轰鸣尖啸着飞向不远处的通道。

“狐萝卜飞弹！”胡狸十分有气势地一声高喊。

话音未落，通道中便发生了猛烈的爆炸，哪怕是以“异域”的坚固，这整座建筑物也在大妖怪的两发尾巴冲击下猛烈震动起来，大厅的一角被爆炸轰塌了，通道附近的墙壁倒塌下来，将那个不断涌出“保安”的缺口完全掩埋。

但仅仅下一秒，那些坍塌的地方便开始剧烈震颤，钢筋水泥就像有生命一样开始蠕动着尝试恢复原状，而一只又一只套着保安制服的手脚则从那些坍塌的砖石之间猛地伸出来，破破烂烂的塑料假人挣扎着，以令人惊悚的姿态挣脱掩埋，继续钻进大厅。

但对于生而言，这几秒钟的时间就够用了。

于生还记得小红帽提醒过，博物馆是一座有持续时间的异域，它只会在夜场演出期间开放。

“行动继续，我们朝这个方向走，”于生认真感知了一下，抬手指向走廊深处的一扇门，“这扇门后面没有‘保安’。”

“好。”小红帽没有废话，立刻指挥着狼群跟上了现在唯一能够确定安全路线的于生。

下一个展厅有着温暖明亮的橘黄色灯光，大厅中央展示着一组巨大的山川雕塑，四周的墙壁上则悬挂着许多色调明亮令人愉快的风景油画，所有藏品都没有名字，创作者则标注为“佚名”。

这里没有塑料假人，在于生所指示出的接下来的路线中，也没有遇到任何一个“保安”。

小红帽感觉这很奇妙——她从未想过自己可以像这样在已经处于“活化”状态的博物馆中行动，按照特勤局的评定标准，生成“保安”之后的博物馆危险度其实已经接近三级，已经到了需要全副武装的精英部队接手的程度，但她现在却带着自己的狼群在这座渐渐展露出恶意的博物馆中快速穿过一个个展厅和路口，那些分布在整个异域里的“实体-保安”……

就好像不存在了一样。

只有于生时不时压低声音指向某个路口做出示警的时候，她才能再次确认那些致命的威胁仍然环伺四周。

而后他们又穿过了许多走廊和房间，却始终没有见到情报上所提及的、白色的空旷展厅。

于生忽然停了下来，眉头紧皱。

“怎么了？”小红帽瞬间紧张起来，一脸凝重地问道。

“我们还没有找到那个展厅。”于生沉声开口。

“或许在更深处？”艾琳这时候已经重新坐在了于生肩膀上——在外面行动的时候，这个小人偶是一步路都懒得自己走，“不是说这个博物馆里的结构是随机生成的嘛。”

狼在她周围的空气中逡巡浮现，胡狸两只手一边抱着一根尾巴警惕着走廊尽头的动静，看着跟双持巴雷特一个姿势。

那些“保安”并没有追来，周围的空气中也没有生成新的实体——正如小红帽说的那样，只要能同时脱离所有保安的视线，博物馆的“追杀”就会暂时停止下来。

“这是咱们之前走过的一条走廊，”小红帽打破了沉默，“我还以为你会直接开门离开这座博物馆呢。”

“那不就等于今晚白折腾一趟吗——你来之前打的那什么阻断剂诱导剂之类的药也浪费了，听你的意思，那都应该挺贵的，”于生呼了口气，“而且你不觉得奇怪吗？那些保安为什么会突然主动袭击人？这跟你之前掌握的情报不一样，这博物馆里肯定是出什么状况了，不调查一下实在不踏实……”

“正常情况下，最谨慎的选项是一旦发现异域中出现了情况不明的变化，就尽快想办法撤离，”小红帽看了于生一眼，但紧接着语气一转，“不过你说的也对，那就……白来了。风险可控的情况下，继续调查异域中的变化有时候会有很大收获。”

“嗯，如果真的情况不妙，咱们就直接从这出去。”于生点了点头，随后目光便落在了一旁的胡狸身上。

妖狐少女对他露出一个得意的笑，显然对自己之前在那间天蓝色展厅中的表现自觉十分满意。

“……大显身手，不错，”于生也不得不夸奖了一句，但还是忍不住吐槽，“就是你那技能……怎么突然还有名字了？谁给你起的？”

“艾琳，”胡狸很高兴地说道，毫不犹豫地出卖了朋友，“我跟她描述了一下我的尾巴的各种用法，她就给我起了好多名字！我还有一招开发中的，叫狐萝卜冲……”

于生不等对方说完就扭头看向肩膀上的艾琳：“我就知道没别人——你这都起的什么破名字！”

但这只是一个短暂的错觉，就像当初自己感知到“饥饿”的行动时那样，于生知道，自己是把通过血液传递过来的“信息”误当成了自己肢体的延伸。

他现在和这座“博物馆”之间的联系还没有到这一步，但如果这种联系继续强化下去，这种感觉是否还是错觉就不一定了，或许就像当时在那座山谷中的“盛宴”一样……他真的可以短暂“成为”那些站在展厅和走廊中的保安们。

“大部分‘保安’都集中在这个方向，离我们有两个岔路口，”于生忽然睁开眼睛，抬手指着走廊侧面的某个方向，“现在它们都静止着，好像是没有收到进一步行动的指令，另外还有稀稀落落的几个，分布在远处的几个展厅中，看起来都没有主动行动的倾向。”

小红帽微微睁大了眼睛，满脸不可思议的模样。

她是第一次如此直观地了解到于生的能力——上次在夜幕山谷中的“并肩作战”更像是一次混乱中的搭手，她那时候察觉的情报着实有限。

她当然第一时间就意识到了这份能力到底多有用。

只需要一次接触，只需要找机会把自己的血液“植入”目标体内，就能建立起稳定的“感应”，能够提前掌握异域中实体的情报，掌握它们的当前位置和状态……这对于灵界侦探和调查员而言有怎样的意义不言而喻！

而紧接着，小红帽便想到了第二个问题：这项能力，对人类同样奏效吗？

不知怎的，她忽然联想到了于生那“来一口”的邀请。

少女感觉身上有点发毛，赶紧控制住了脑海里的胡思乱想，一边甩了甩头一边飞快开口：“那这样我们就能避免直接跟那些‘实体’接触了……你是只能感知到那些‘保安’的位置吗？能顺便感知到各个展厅的情况不？比如找一下白色展厅……”

确定博物馆中到底生成了多少‘保安’，如果它们恰好都挡在白色展厅周围的话……那可就倒霉了。”

“关键是这些‘保安’到底是怎么被‘激活’的啊，”艾琳从于生身上跳了下来，一脸严肃地做思考状，“咱们肯定是没犯错误，但那些保安一露面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打了过来……”

小红帽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却显得十分犹豫。

艾琳直接问她：“你想说啥？”

小红帽这才开口：“其实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除咱们之外还有别人也进入了博物馆，是他们触动了博物馆的‘清除’机制，但……理论上不该如此的，来之前我查过了，今晚并没有除咱们之外的调查人员要来这里……”

艾琳想了想：“或许是偷偷来的呢？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之类……”

“可能性很小，”小红帽摇了摇头，“特勤局有规定的，在交界地范围内开启异域必须提前报备，每一个‘节点’都有监控功能，形成庞大的感应网，有异域通道或者时空裂隙意外开启肯定会触发警告的。”

“啊，那这个确实，我们熟。”艾琳特不以为耻地点了点头，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听进去了，随后她便眼睛一转，注意力落到了于生身上。

于生这时候正蹲在地板上，把一节有些扭曲变形的塑料手臂捡起来。

这正是跨过大门最后一刻那个扑上来抓住他的“保安”留下的，“门”切断了这条手臂，大概是因为距离本体太远，这条手臂现在已经完全失去了活性，就像真正的塑料模特身上掉下来的零件一样，它此刻一动不动。

于生好奇地观察着这条从实体身上切下来的“残肢”，又拿着它在地上敲了敲，发出空洞的声音。

塑料的，看着像塑料，摸着像塑料，就是不知道咬一口的口感会不会也是塑料……

于生脑海里刚转着这诡异的念头，一旁便传来了小人偶惊悚的喊叫：“哎！于生你干啥？那玩意儿是塑料的啊！不能吃！”

“废话，我当然知道这不能吃，我还没离谱到这程度！”于生无奈地白了人偶一眼，“就哪怕这不是塑料的我也不会吃啊——好歹那些‘保安’都是人形，我指定下不去口。我只是有点好奇，这些‘实体’是怎么动起来的。”

艾琳顿时拍拍胸口：“还好，吓死我了……我跟你讲你就是现场摸出口锅来把这玩意儿炖了我都不意外的，你这人……”

于生一脸无奈：“我在你心里就这么个形象？”

小红帽则在旁边看得一脸惊悚。

她不是惊悚于艾琳高喊“这不能吃”，而是惊悚地回忆起了上次去梧桐路66号时看到的那一盘炒肉，她甚至怀疑刚才于生真的有在考虑那截手臂能不能吃——至少有可能考虑了它的口感。

而后她便看到于生忽然从兜里摸出一把小刀来，在自己手臂上划了个小口，把血放出来并涂抹在那节塑料手臂上。

一种和“他要吃了它”截然不同的惊悚诡异感便从心底冒了出来，小红帽失声惊呼：“你在干什么？”

“试试看能不能掌握点情报，建立一些优势，”于生一边仔细涂抹着血液一边随口说道，“我的血能够与许多东西建立联系，包括实体——但就是不知道对这种已经切下来的‘肢体’还管不管用。”

这次站在旁边的艾琳倒是淡定多了，对于于生这种程度的邪门操作她早已有了抗性，还跟小红帽解释呢：“于生的血很奇怪的，我和胡狸都接触过他的血液……”

“所以说认真的，你真的不考虑来一口？”于生扭头看了小红帽一眼，伸出胳膊，“趁着伤口还没长好——我跟你讲我的伤口愈合速度可快了，你再不来就没了。”